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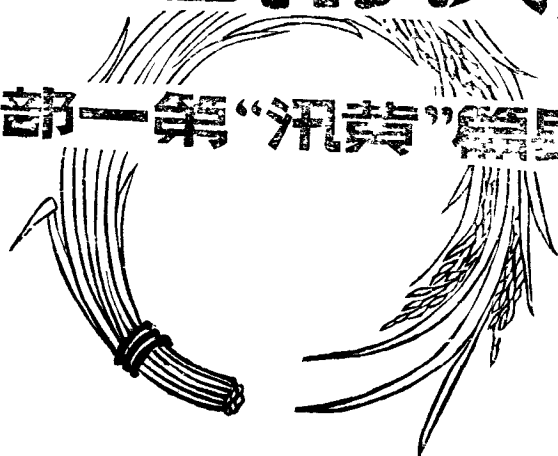
著 野 碧

土地的沃肥

部一第“汛黄”篇長

土地的沃肥

部一第“汛黃”輯長



售經總社書圖戶三林桂



★地土的沃肥★

——部一第「汎黃」作創篇長——

印 刷 者	印 數	出 版 期	總 經 售	發 行 者	著 者
中 國 印 書 館	初 版 三 千 冊	三 十 三 年 三 月 (桂)	三 百 國 書 社 桂 林 中 北 路 一 〇 七 號	碧 野	碧 野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第一章

冬天，像一個衰弱的老人般的死過去了，他那黧黑的臉孔已經弛鬆，他那幾個月來敲打着大地的冰雪的拐杖已經廢弛了。

一場春風帶來了一場細雨，現在暖烘烘的太陽開始熨撫着無邊的原野。

春雨溶解了冬末的殘雪和封固地壳的堅冰，像溫水溶解了沙糖和冰糖一樣，在田溝闊濶地流動着，而且抑制不住的欣欣地從田溝裏漫出來，把田溝兩邊初初抽出嫩芽的草兒冲刷得晶晶發亮。在太陽光底下，這解冻後的春天的肥沃田野，像飽含着喜悅的銀鏡。

像白綢的花邊般長長地鑲在賈魯河兩岸的冰塊，現在已經破裂了，而且化成春水。經過一場雨，賈魯河的水微微漲了起來，泛着解放後的柔軟的波浪。從遙遠的上游漂下來幾隻民船，而且第一次張起了白色的船帆，斜斜地吃飽了風。在船頭上，已經可以看得見有紅衫子在閃動，大概那是趁着耕春的好天氣，乘船回娘家的小媳婦吧。

在瀟灑的村場上，零散地站着一些莊稼人，在指點着那隱隱約約蜿蜒在西方地邊的遠山，那經過雨洗後的遠山，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出長蛇一般的影子。

「噢，黃老五，那就是山嗎？」一個剛剛有力氣犁地的小莊稼漢愁愛地問。

「可不就是山！俺活了這大把年紀，土已經掩到頸子上來啦，也不過見過它十回八回的呢！」「被叫做黃老五的一個老莊稼漢抖動着下巴的一撮花白鬍子，縫緊眼睛，很悠然地吐出一口煙說。

「那山上也有地嗎？也有莊稼人嗎？」緊接着，一個敞開半邊破棉衣，露出胸脯上的一塊酥白的肉，餵乳給她孩子吃的女人這樣問。

「你是水裏邊的，關山上的幹啥？」老莊稼漢睜開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扭歪爛嘴巴笑着說，「水獺他媳婦，嗨，當心你的乳子，別給狗當做肉饅頭咬跑了！」

「你這老不死的！」水獺他媳婦假裝發生氣，踢了一下躺在她腿邊的一條大黑狗。大黑狗還在翹起頭，聳尖耳朵，出神地望着大家指點的遠山，並不理會挨了一腳。

「嘿，黃老五，別扯掉了鬍子吧！」說正經話，那山上有嚕子玩兒呢？」一個叫做皮猴的瘦個子，是水獺他媳婦的表叔。他跳上來兩步警告着黃老五，但是他又急着想要知道那山上究竟是什麼回事，還是陪着半個笑臉。

「哈，那山上嗎，金殿住着金菩薩，金老虎守着金殿門，金喜鵲歇在金樹上，金螞蟥饞足了金麥粒……」黃老五拿着長煙桿在空中一揮一舞。

皮猴用巴掌遮住陽光，皺緊眉頭吃力地眺望着遠山，恨不得跑到山上去遊一團。他高高興興地順着嘴巴問：

「盡都是金的嗎？」

「噯，說滿了一樣。」黃老五把烟嘴子插回嘴巴裏去，皺着火罐吸着了煙斗裏的烟，慢吞吞地吐了一口煙。

「哈？」皮猴躁急地回轉頭來，嘴巴張得很大，好像等着要把對方的答話吞進肚子裏去。

「黃老五在他的雙鏢鞋頭上磕去了烟灰，皺緊鼻子回答

「噲，那山上還有金——皮猴！」

「哈哈，黃癩狗的秃尾巴又遮不住屁股啦。」聚在村場上的莊稼人都哄笑起來。

在村場不遠的田野上，一個脫光了半邊膀子的年輕莊稼漢正在引洩着田溝裏的流水，當他聽見從村場上傳過來的哄笑聲，就停住了鋤頭，把下顎放在鋤頭柄上往這邊呆望。

「喂，破籬笆，不要儘把水往你家的地裏灌呀。春水比油還貴呢，只顧你怎麼中！」黃老五自己雖然沒有半寸地，而且雖然他是破籬笆的好朋友，但是他是愛說公道話的。

「咳，你家底子就不中，再想多裝點糲秣，拗不過是雙破籬笆！」

「裝進多少，漏出多少！」

「牛勁可不小，可是一輩子也得吃王大戶的鞭子！」

村場上的莊稼人七嘴八舌地亂吵亂罵起來。

破鐘管想靜養作一下，但是村場上的人多嘴雜，捉不出一個對手來，於是她只好肚子裏悶住氣一聲不響。她覺得一陣子沒趣，把鋤頭泡進田溝裏去把泥兒洗掉，就扛起鋤頭往一條田路上走去了。

破鐘管並不回村子裏去，度閒閒着沒事，在這春天的可愛的陽光下，他決定在野地上遊一圈子。

破鐘管順着一排疎疎的白楊林走着，每一棵白楊樹上都掛滿了銀灰色的穗子，在春風的吹動下地聲響着，而樹梢頭的嫩葉子，也已經開始能夠隨風搖擺了。他一步一步慢慢地聽着破鐘管出芬芳的氣息，濕軟的田路，一直往遠發出鮮綠的麥野遠處走去。他看見幾隻黃色的牛犢低頭靜靜地在田間吃着淺淺的麥苗，看見躺在茵茵的墳頭上曬太陽的大肚子母羊，看見鴉鵲們在溫潤發青的枝頭上一跳一叫。他剛才在村場附近受到的滿肚子氣悶，已經像灌木叢根下的小雪堆一樣，慢慢地被溫暖的陽光融化了。

破鐘管走到一片墳場邊，這裏有一片低窪的草地，因為被冬天的多量雪水泡鬆了的地皮，

野草很容易長出來，顯得比旁的地方肥綠些。他想起自己家裏的母牛把去年的麥糟都吃完了，正鬧着沒有草料吃。於是他停下來用鋤頭掘着地皮，連根把嫩草掘了出來，等到掘了好一大片草地，才又用鋤頭背把草根上的土塊敲掉了，從身上脫下一件衣裳，把肥綠的草包裏起來。然後他又在巴掌上吐了一口涎沫，重新握緊鋤頭柄在草地上掘了起來。

遠遠地傳過來一陣清悠的牛鈴聲，像陶醉在春天裏的百靈鳥的叫聲。破羅筐抬頭往四下裏轉望，遠近田溝裏的流水被陽光照得反映出耀眼的白光，因此使到破羅筐不得不睜緊眼睛張望。就在「一跑遠」的一片光禿的柿子和棗子的果樹林那邊，拐出來一隻半大不小的牛兒，牛鈴更加誘惑人的清悠悠地響個不停。在牛兒的屁股後邊，跟着一個揮着一支剛剛抽發嫩芽的柳條鞭子的大姑娘。

「咧咧，你饞嘴，就得吃鞭子！」她氣喘吁吁地在一路上趕着牛兒，不叫牠吃那路旁邊的草。

鞭子一抽，牛兒就頑強地把頭一昂，接着又低下頭到路邊去啃一兩口草。

「小桂花，女娃子就是不中用，連牛娃也不聽你管呢！」破羅筐把剛掘出來的嫩草，也不嚼草根上的泥巴不泥巴，趕快包進那件衣裳裏去，掛在手臂上，把鋤頭扛上肩膀，跑了過去，嚷着，「讓俺用鋤頭掘牠的脊背！」

一跑到牛兒跟前，破籬筐就用鋤頭柄狠狠地打了一下正在低頭啃着草的牛兒的屁股骨，牛兒被打得低吼一聲，往前邊的路上竄開去幾十步。

「破籬筐，俺又不是叫你掘祖墳來的呀！」小桂花氣憤地一邊罵着，一邊就追牛兒去了。

破籬筐像一陣風般的也隨後追了上去。

一隻燕子正停落在路前邊的一棵樹上，煽動着小尾巴很輕巧地唧叫了幾聲，另一隻燕子也就從不遠的地方飛上那棵榆樹，很親昵地互相搔着頭。

「你瞧，燕子已經飛回來了呢。」破籬筐走在小桂花的旁邊說，「春天到了，小桂花也不小囉！……」

小桂花沒有理睬破籬筐，只低着頭走路。她忘記揮動手裏邊的柳條鞭子，但是牛兒被破籬筐用鋤頭柄打痛了屁股尖，再不敢頑強地低下頭到路邊去吃草了，顯得很馴良地往前走。牠那頸子上的鈴兒很均勻地響着。

大野是廣茫茫而又無邊的寂靜，圓圓的天空覆蓋着圓圓的大野，天空是藍色的，大野也是藍色的，顯得那樣的調和，融洽而美麗。好像天地間就永遠沒有過紛爭，永遠保持着這樣的安謐。

這大野上的村莊與村莊之間是隔離得這樣遠。輕易不能被雨水飽沒的長年久日所軋成的車

轍，還是這樣明顯地伸延在泥路上。田野上的路像網絡般的彎彎曲曲地織在新綠的春天的麥野之間。四下裏看不見一個人影子，只有鳥雀們在田畝與田畝之間，樹與樹之間懶洋洋地穿飛着。破籬筐的心被這融融的春光迷醉了，渾身覺得暖洋洋，覺得酥困。他默默地走在小桂花的身邊，儘情地張大鼻孔嗅着小桂花身上發散出來的健康少女的肉香，這肉香好像從酒坊裏發出來的輕淡的酵母香，也像熟蘋果的鮮紅的皮層裏發出來的溫香。牛兒的鈴聲告訴他大野是這樣的遼闊而寂靜，小桂花的成熟了的豐實的屁股是這樣的誘惑了他。

『嘿，小桂花，前後連一個人影子也瞧不見，你不怕俺嗎？』破籬筐故意把身子挨近小桂花走，用肩尖擦了一下她的圓潤的肩膀。

小桂花的臉孔突然紅了起來，把頭埋得更低，提快了脚步往前走。

『怕啥呀，慢慢兒走吧，俺又不會把你吃掉！』破籬筐笑嘻嘻地說，『小桂花，俺問你，你到底喜歡誰呀？是俺還是夾尾巴狗？』

小桂花走得更快些，她把柳條鞭子圍成一隻圈子帶在手腕上，用眼睛瞟了一下破籬筐，低聲地說：

『俺誰也不喜歡！』

破籬筐大踏步地跟在小桂花的旁邊，他的鋤頭在肩膀上左一晃右一晃的，他那掛在另一個

肩膀上的包兒，嫩草正一小塊一小塊地從包角裏掉了下來。

「瞎說，你娘不是在臘月裏扣你定配給夾尾巴狗了嗎？嘿，夾尾巴狗是一個尋種，你們日後養下個孩子來也是沒頭沒腦的傻楞蛋！」

小桂花的眼圈忽地紅腫了，破羅筐的話觸動了她的無從伸訴的心事。

「你倒咽眼淚就算了事嗎？你娘是一個老昏聩，只看上夾尾巴狗她家幾畝地，就把自己的女兒配了個翻白肚子的死鬼！」

從村子那邊馳過來一輛漆亮的「轎車」，車輪碾着濕潤的泥路，發出一種有節奏的輕輕的轆轤聲。因此，一直等到「轎車」已經馳得很近，破羅筐和小桂花才警覺到。

破羅筐和小桂花望着「轎車」馳閃到路的一旁，牛兒被響動的車輪嚇得驚跳着奔去，又捨不得嫩綠的麥苗，連忙嚥了幾大口，就又往「轎車」走過的那一邊跑回泥路上去。

趕轎車的人坐在車門板上，看見那邊有人，就故意在車輪間奔馳着的太紅獅子墊起的塵土上，嘩啦啦地拍響鞭響。

從黑緞的車篷裏探出一個中年女人的滿光閃亮的頭來，往路旁邊的破羅筐和小桂花望了一眼，從她那微微往下披的陰溝口紅的嘴唇的淡淡的笑意，和微微往上揚的額梢上的輕薄的脫淺看來。她是頗能理解到站在路旁邊的這對年輕男女的情意而又幸福的心情的。

「呃，那車上的不是花猪嗎？」破籬篁在車後低聲對小桂花說。

小桂花又把頭低了下去，一聲也不響，因為剛才「轎車」上的那個叫做花猪的女人，是村子裏王大戶的填房太太，但是十里二十里內的人家都知道她做人不乾淨。

破籬篁跟着小桂花一直快到了村子邊。小桂花顯得很焦急。但是破籬篁發覺不理會。

小桂花再也忍不住了，忽然在一片佈滿了夾竹桃和野刺樹的蔭蔽的地方站住了，哭着嗓子

說：

「籬篁，別纏個不清啦，給村子裏的人瞧見的話，叫俺怎樣再出門來呀！」

這一次小桂花不願意叫他做「破籬篁」，他捉摸到她的心是愛他的，所以才叫他做「籬篁」。但是他裝着不高興的樣子回答：

「嫌俺窮睥，要是俺有錢，你可就盼不得婆跟俺搭着肩膀兒走呢！」

破籬篁一邊往一條岔路上走着，一邊回轉頭來向着小桂花笑了笑。等到他最後一次回轉頭來的時候，小桂花才笑着睥了他一笑，而且立即跳進野刺樹叢後邊去了。

那誘惑人的牛鈴聲慢慢地遠了，模糊了。破籬篁也不得沉鬱而又微感幸福的長長地嘆了

口氣。

第二章

這是一個熨貼人心的微溫的春宵。

夜空是深邃得像是一片浩無邊際的渺茫的海，沒有月亮，只有淡薄的游離的星光。在黑暗的賈魯河邊，在那一大片墨汁般的叢林之上，長長地飄曳着一隻紅色的龍形風箏，那是莊稼漢們放起來祈禱豐年的。紅色的龍形風箏每一節都點燃着一盞罩有蠟紙的油燈，這樣，往下傾垂的龍頸和翹起的龍尾巴都照得明亮。遠遠望去！好像那隻紅龍游動在海中。

黑暗中到處有嘈雜的人聲，顯得春夜是這樣的歡欣。如果站在靜靜的角落裏，可以傾聽得到田野在腳下瑟瑟地響，那大概是草芽暴出土面或草根在吸收水濕的聲音吧。這春夜像是一塊剛出烘爐的烙餅，像是一塊泡在嘴巴裏的麥芽糖一樣，是這樣的發暖，發香和發甜。

從黑暗的賈魯河邊，迸射出一球一球的「冲天炮」的火燄，那些在河邊「放龍」的莊稼漢們已經在開始用鞭鞭炮丟上天空去「逗龍」了。

那紅色的龍形風箏更加活動地飄蕩起來了，而且飛得更高，龍嘴吃着風，張得更大。

「哈，大家瞧，紅龍飛得多歡啊，今年担保是一個大豐年！」有一個人在寒牆根的黑地裏

這樣叫。

「天上龍陣過，地下螞蟥打哈躬！」一個人在不遠的一座古井的水車上罵。

「那個小子在搭腔？」那個人在寨牆根跳起來叫。

「爺爺是破窯窯！」破窯窯從水車上跳下來，直往寨牆根衝過來，「你忘了在石漆上點燈——照場，你沒有看明白我破窯窯是不是怕你地頭神的？」

地頭神雖然是王大戶的狗腿，整天在村子裏東喝西叱的，但是就單怕破窯窯，因為破窯窯的拳頭素來就硬不講理；而破窯窯平常也就專愛跟地頭神作對，他討厭地頭神的那股邪勁，那一張流氓嘴臉，在王大戶的屁股上嗅呀舐呀的，在做莊稼人的面前，就亂摸亂咬一陣。

「船上失火河不着，官道兩邊走，破窯窯，你犯不着來惹俺！」地頭神在破窯窯的跟前只有講理的份兒。

「俺偏犯得着來惹你，你才是屎壳郎！」破窯窯在地頭神的塌鼻樑上揮着拳頭，「屎壳郎戴眼鏡，摸一摸那兒是你的鼻樑骨？」

「好人憑嘴，歹人憑手！」

地頭神這話，反而把破窯窯激得暴跳起來。破窯窯在地頭神的腦門上使勁地打了一巴掌，惡辣辣地笑了起來：

「嘿嘿……」

黃老五本來站在旁邊的一個小墳堆上，一直聽得破蘿筐的巴掌打在地頭耕的墾門上，聽得裂的響聲，才慢慢吞吞地從小墳堆上走下來勸架：

「咳，你們一個是騎螞蟻，要麥芒，小馬金槍；一個是騎駱駝，要門板，大馬金刀！看來是英雄對好漢，但是一個弱來一個強，蛤蟆碰上水蚌，那兒是對手啊，算啦吧！」

「算啦，算啦！今晚是祝豐年呀，別沖犯了天意！」近邊的人都一齊跑過來勸解。

紅龍在空中慢慢地降落下來了，夜深，該是「歇龍」的時候囉。

★

★

★

在通大路的村口，一家用土坯和高梁稈蓋成的新開張的麵舖帶小歇店的飯場的鍋灶旁邊，剛貼上兩張鮮紅的春聯：

「聞香下馬，

遇宿停車。」

老闆雞蛋亮正差使着他的婆媳門來不久的麻臉媳婦在灶頭上燒鍋洗碗，自己却在案板上用趕麵杖趕麵，而且把趕麵杖在案板上敲得天響。

「噢，太陽曬到你的屁股尖才爬起床來，俺看抱媳婦睡覺的人，就別想開門做買賣啊！」

黃老五一鬆腿就蹲在麵舖門前的一片用柳枝編排成的生籬的外邊，他一手撥着花白的尖鬍子，扭過頭來向雞蛋壳他夫婦倆打趣。

「黃老五，俺這是新開的舖面，講究些運彩，你大清早就來吉打鼓嘴敲鑼的，真曉得！」雞蛋壳憤憤地呷了一陣子過後，就又低下頭去耐心的趕他的麵，呼嚕一聲，雞蛋壳趕完的真子上醒了一把鼻涕，手指連擦也不擦乾淨，就捏起麵粉撒在麵片上。

「哈哈，你那講究的就是運彩，把臭鼻涕腥進麵裏去，賣的就是臭涕麵嗎？」黃老五笑着叫罵起來。

雞蛋壳是忌諱人家在他舖子門前叫餅的，他只好憤憤地咬着牙罵他的麻腦女人：

「儘塞乾草，乾草就不花錢買的吗？」他踢了一下放在案板墩下的一隻小風箱，「把它過去拉一拉！」

黃老五覺得雞蛋壳真好笑，只會向他自己的女人發脾氣。雞蛋壳既然不敢回嘴，黃老五心裏也就覺得自滿。他從褲腰裏掏出烟桿，烟袋和火鏢來，一邊晒着太陽，一邊就笑瞇瞇地吸起烟來。

雞蛋壳五臟着不遠的莊院遠遠，一個剛學會走路的野孩子爬在一條老花狗的身邊，老花狗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晒太陽，而且很溫馴地用鮮紅的舌頭舔着小孩子的手。

「喂，小娃子，你在學騎馬嗎？」黃老五年紀老了，但却喜歡跟小孩子逗着玩。

「馬，馬……」小孩子用手去抓老花狗的大尾巴，抓着了又被掙脫了，老花狗的大尾巴在地上一掃一掃地，揚起了一小片金粉粉的飛塵。

一羣十來歲的野孩子，有的咬着一根蒸紅薯，有的嚼着花生，嘻嘻哈哈地從村子裏往村口這邊跑來。

「黃老五，你瞧，你瞧那邊——」這羣跑上來的孩子在生籬邊圍住黃老五，其中有一個頂頑皮的孩子指着村裏不遠的幾棵鳳尾蕉那邊說。

黃老五順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在那幾棵鳳尾蕉的中間，一隻公狗和一隻母狗屁股黏着屁股在伸長舌頭喘氣，有兩個孩子在用石頭投打着牠們，把牠們打得嗚嗚地叫。

「黃老五，你年紀一大把啦，也該娶個媳婦囉。要不一年半載死後連個誦祭碗的人都沒有呢！」那個頂頑皮的孩子叫着，他的小同伴就都咧開牙齒笑。

聽到孩子的話，黃老五的像母猪皮一樣發皺而厚韌的臉皮很不自然地紅了紅。想了五六十個年頭，黃老五還是一個老嫗夫，他最忌憚人家用這樣的話來打趣他。圖窮，黃老五的花白鬍子氣得一抖一抖地：

「掩娶了媳婦的話，孫子怕都有你這小輩孫這般大了，你乳腥還塗滿嘴碎皮，就敢來奚落